

黄 昏

韩雪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黃

昏

〔朝鮮〕韓雪野著

武超 蔡志清 許文湖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한 설야
황 혼

本書根據 조선 작가 동맹 출판사 1955年版本譯出

黃 昏

原著者 [朝鮮] 韓 雪 野

翻譯者 武 超 蔡志清 許文湖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开本：850×1156 1/32 印張：15 插頁：1 字數：331,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0 册

統一書號：10078·1239

定價：(八) 1.45 元

內 容 提 要

黄昏是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作家韓雪野早期创作中的名著，也是朝鮮文学史上描写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代表作品。

故事以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为历史背景。日本财阀为了挽回他们在危机中所受的损失，加强了对朝鮮人民的经济侵略。他们在朝鮮开办了许多工厂、矿山和农场，并进行了旨在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产业合理化运动”。而当时朝鮮的资产阶级也追随日本财阀，以所谓“产业合理化运动”向工人阶级发起了新的攻势。小说的主人公——俊植和丽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了一家纺织厂的。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组织了这个厂的工人向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产业合理化”的斗争。本书通过这一故事，生动地描写了朝鮮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它的日益成长壮大。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以及他们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毒辣手段。



CA1705/04

韩 雪 野

作 者 序

黄昏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是我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間因“卡普”^①事件被捕在全北全州^②獄中构思完成，而在出獄后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

但早在那以前即一九二七年“卡普”通过新綱領的时候，我就想写这部小说。“卡普”新綱領明确了我們的文学必須是基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

自然，在这以前就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的文学，也吸取了一些现实主义的方法。但当时几乎还没有地道的描写作为一个新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

回忆起来，随着民族的自觉，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爆发了一九一九年整个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三·一”运动^③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剝削日益加强了，它进一步促成了朝鮮的阶级分化。因此，朝鮮的无产阶级也随之迅速成长起来，不久便以民族解放先鋒队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工人阶级这样的成长，在政治上就要求有自己的政党，而在意識形态上就要求有本阶级的更高尚的更广泛的文学。因此在朝鮮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一九二五年八月，便成立了以过去进步的文学团体“焰群社”和“帕斯庫拉”^④为中心的朝鮮无产阶级艺术同盟——即“卡普”。

这样的社会形势强烈地刺激了具有良心的青年作家和他們的組織。在此鼓舞下，“卡普”随着本階級的成長也逐漸擴大了自己的隊伍。並在一九二七年通過了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綱領，用來代替初期的暫定綱領。於是“卡普”的作家和其同情者根據這個新綱領進行創作的事業便以新的姿態出現了。

但當時的我，無論從創作經驗或者創作能力上來說，都是極其幼稚的。比起當時的無產階級文學來，資產階級文學年代是悠久的；在當時的政治、思想條件下，從數量上來說也是占有顯著優勢的，而且在知識界和市民中有着大量的讀者；出版機關也大部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特別是在日帝的庇護下，它可以自由活動。

當時我們的力量雖然很小，但是我們深知若不同資產階級文學作鬥爭，我們的以本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為對象的文學就不可能成長起來。

但我知道只用作品同他們戰鬥，我的力量是太薄弱了。因此從一九二四年發表我的第一篇創作的時候起，就開始寫些評論，同他們的文學展開了鬥爭。

然而“卡普”的創立給了我作為一個作家的活動以很大的鼓舞。特別是“卡普”新綱領的通過，要求我們把創作活動看成自己的義務。我初次根據新綱領寫出的作品就是過渡期和摔跤。這兩篇作品都是想以日本大財閥——它受着日帝侵略東方的陰謀有關的把朝鮮變成軍事基地的計劃的鼓舞——侵入朝鮮，

① “卡普”即朝鮮無產階級藝術同盟。成立於一九二五年八月。

② 全北全州是全羅北道的一個城市。

③ 該運動發生在三月一日，故稱“三·一”運動。

④ 是一個文學團體。

在朝鮮建設大化學廠所引起的一桩小小的事件為題材，結論性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建立工農聯盟的思想。自然這些作品無論從思想性或者藝術性來說，都沒有達到較高的水平。但它為以後的創作準備了條件。

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卡普”以及我們年青一代沸騰着的熱血，要求我們創作出大的作品，也就是大膽地向讀者揭示當時社會特征的作品。實際上，當時也的確接連出現了許許多多需要我們在讀者面前進行揭露和抨擊的社會現象。

特別是一九三〇年前後朝鮮民族資產階級進一步追從日本資本主義，繼日本之後，在所謂“產業合理化”的名目下向朝鮮工人階級發起了新的攻勢。因此無數工人被趕到街頭；而縮減實際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加強勞動強度等手段也日甚於一日了。

當時，認識到這一點的工人們對它們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工人階級急速成長起來。其中最大的鬥爭要算是元山的總罷工、釜山紡織工人總罷工、平壤橡膠工人的鬥爭和新興煤礦的罷工了。這些事件中的一部份當時就被“卡普”作家寫成了作品。

尤其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後，金日成元帥所領導的武裝抗日鬥爭和金日成元帥直接指導下的政治工作，使朝鮮的工人階級進一步成長壯大。因此在一九三四年“卡普”第二次被封禁，二百多名作家和文化人被日本警察逮捕的時候，階級鬥爭就更加激烈了，幾乎每天都有關於罷工鬥爭的報導。甚至有一天一家報紙上就刊載了同一天發生的大小七起同盟罷工的事件。

在這樣的形勢下，“卡普”便要求把這些事件寫成作品。而我在入獄以前也極想從這些鬥爭中取材創作。但當時的我創作能力極為薄弱，加上前進着的時代迫切地期待我的並不是創作

上的成熟，所以我无暇专搞创作，只能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致力于撰写评论。

然而，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要求更加广泛，它不只限于文学评论和批判文字。而不能不写些关于时事问题、国内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论文，以及对先进文学的研究论文和介绍评论等。同时在日帝残酷的镇压下，还必需为我们的出版事业进行斗争。

这时，潜伏在“卡普”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正企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走上背叛工人阶级的道路，因此不能不同他们展开论战。而且随着日帝的迫害的加强，混入我们队伍里的投降主义者也千方百计地企图篡夺我们的文学领导权，竟捧出了他们的所谓“转向论”来，因此也必需同他们进行理论斗争。

当然，这些斗争是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双管齐下的。所有这些紧急的任务往往迫使我们忙于理论工作和眼前的斗争。

但是在监狱里坐牢却给了我进修创作的机会。由于我们向监狱进行斗争要求允许外面给我们送书进来的结果，我们得以在那里读到许多文学书籍。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便开始构思我早就想过的描写工人对“产业合理化”进行斗争的作品。

但在监狱里，灯、笔和纸都是犯禁的。所以不能把它写在纸上，只得先写在脑里。首先把这部小说从头至尾大体上确定了一个线索，假定了一下小说里的人物，以及安排好跟这些人物有关的一些事件。在这上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当这个线索确定以后，接着便就它的发展，具体地构思了每一个场所要求的事件和执行这些事件的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和行动。甚至在某些重要场面里出现的人物的对话，和构成那些场面的背景，以及其他细节也在脑里作了细致的考虑。这也费了几个月的工夫。在这些步骤完成后，又从头把表现这些人物的活动和他们思想

性格的每一事件，以及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個性、階級性、心理活動等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然后又進行了最後的構思。這又費了數月時間。當這些步驟全部完成後，又重新回到頭上按照這些線索作了更進一步的探討。

把龐大的內容有順序地裝在腦里，這固然是困難的事，但卻是非常有趣的事。它增進了我的肉體健康，給我帶來了精神上的希望和光明。雖然我現在身患不治的神經痛是在坐牢時得的，但我在獄中的時候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大概是創作的愉快使我忘記它的吧！

出獄後開始寫我在獄中構思出來的作品時，不幸左腿不能行走了，不得不臥在床上。然而由於我在獄中已經想好了，所以躺在床上寫也不怎麼費勁。

當時日帝的檢查更加嚴密了，想寫的東西無法全部寫出來。即使寫也不得不比較隱晦，或者是聲東擊西。唯一有利的是當時日本警察對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並不是預先檢查全文，而只是檢查當天發表的那一部份，我便利用這個空隙，對感到有危險的地方就不每天連續發表而是隔幾天發表一次，這樣多少能欺騙一下檢查者的記憶。

然而，當今天打算出版這部作品而又重讀它的時候，除了因當時環境不能充分發表的部份以外，尚發現不少缺點。但也不能脫離原形修改成完全新的東西。只好把當時因鬼子檢查不能寫出來的或無法充分表達的個別章節，進行了補充，有的也進行了刪節。在修改過程中，作家、評論家和其他同志的意見給了我很大幫助，我在這裡謹向這些同志表示深深的謝意。

修改後的作品也不能說達到了作者和讀者所期待的水平，如果說這個作品里多少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的成長和他們鬥爭

的形象，作者就感到滿意了。

若是讀者能体谅當時這個不成熟的作者——現在也是一樣——和當時創作上的困難，而從這裡哪怕僅僅發現一個活生生的工人或知識分子的形象，那末作為一個作者，我想我就不会再有什麼別的要求了。

最後，我只想附帶說明一點，如果我把我的作品按主題劃分的話，大體可以分成描寫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等幾大類。長篇小說黃昏、初期作品過渡期和摔跤都是屬於第一類的，而解放後寫的煤礦村、聯合運動會、大同江、解放塔、龍岳山等一系列作品也都是屬於這一類型的。

我說明這一點的目的是為了給我的讀者以若干的便利。

作者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於平壤

黃

昏

主要人物表

- 俊植 本書主角，先進工人。
- 麗順 本書女主角，起先是家庭教師，在俊植的指導下進了工廠。
- 金京才 紡織會社前社長的兒子。
- 金載堂 (金社長)京才的父親，紡織會社的前社長。
- 安重書 (安社長)紡織會社的新社長。
- 安显玉 安社長的女兒，金京才的未婚妻。
- 东弼 紡織工廠工人。
- 基泰 俊植小組的組員。
- 乐凡 俊植小組的組員。
- 芬伊 俊植小組影響下的女工。
- 福述 俊植小組影響下的女工。
- 靜林 學生出身，一時墮落的女工。
- 順勇 社長室的雜勤，工廠內少年讀報會會員。
- 亨哲 日本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後來當了工人。
- 大胡子 工場主任。
- 斜眼 工場監工。

被朝霧籠罩着的太陽一升到東山頭，就放出了一片朦朦朧朧的、西紅柿一般的光彩，濃郁的空氣象名貴的酒味兒一樣的芬芳。如果迷蒙的游絲消散，夢幻的早晨晴朗起來，就會深深地使人感到大地蘊含着的綠色的春意。

麗順打掃完了教室，懷着比往常更加焦急的心情走出了校門。再有個把月，她就要在S 女子中學畢業了。畢業以後該怎麼辦呢，近來，這個問題一刻都沒有離開她。過去的廿年，她是在陰暗里度過的；如今她的心又在不安。當她對畢業懷着一線希望的時候，反而在回顧和展望面前戰栗起來。這本來應該感到愉快的春天，沒有給她帶來歡樂，卻帶來了種種新的不安。

“在這麼多人中間，為什麼惟獨我……”她真想冲破這不順利的环境。在她走近自己擔任家庭教師的主人家的大門時，她打量了一下自己，“也許……”心里又涌現出一絲希望來：“要是學校的成績優秀，也許能公費進入高等學校；即使就業的話，也可能容易些……”

她不觉縮緊了自己的身體，微微地顫抖着走進了主人家的大門。她忽然想道：“雖然我的身體是這樣的虛弱，但是直到最后一刻陪伴着我的，除了它還有什麼呢！”心想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也不能隨隨便便地糟蹋自己的身子。

她向中門走去。正在這時，主人家的第二個兒子小淘氣——

京日忽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哧溜一下打丽順腰眼子跑了出去。她吓了一跳。虽然丽順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四年光景，但每当她走进这扇门的时候，总有一种不快的感觉。她小心翼翼地走到中門内自己房間前面，突然感到眼角微微发热。

“这小鬼，該拿他怎么办呢？”

她用发抖的手拾起了掉在地板上的自己的牙刷。牙刷上凝满了黑黝黝的鞋油，牙刷的毛已經被磨得不成样子了。

“拿别人刷牙齿的牙刷来擦皮鞋……”她立刻猜到这又是京日搞的鬼。心想：“哼！今天再不能饒你。”就拿着牙刷追到外面来。

跑到胡同口向四周望了一下，見京日正在那边馬戏团的篷帳前面，不知道买了些什么，放在嘴里咀嚼着，象小喜鵲那样一跳一跳地跑过来，丽順就躲在电綫杆后面等他。

“你干么弄坏这东西！”

京日无心心地經過这儿的时候，丽順忿怒地說道，把牙刷直送到他的鼻子前面。

“什么……”京日怔住了，“是我嗎？”說着想逃回家去。

“你沒有弄，那么是誰弄的？撒謊精！……”

“我不知道……”京日一面嚼着餅干，一面假装鎮靜。

“別說說……你不是剛用这把牙刷擦过皮鞋的嗎？”

要是依她的性子，真想扭扭他的嘴巴子，但这是不可能的，只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当我沒有嗎？媽买給我的……”

“你自己有，干么还拿别人的牙刷？”

“我不知道。”——京日說着，怕露出馬脚就搖搖摆摆的想溜之大吉。

“到哪里去？”丽順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前几天不是你把我的练习本撕去做手纸用的吗？这是学校老师教的吗？”

丽顺心里过于气愤，断断续续地才说出一句话来。

“.....”

“谁叫你用刷牙齿的牙刷刷皮鞋？走，咱们到学校去，问问老师看！快走。”

说着推着他的脊背就要走，可是京日却反而朝后退。

“怎么不去？快走！”

“我没弄。”京日虽然是这儿顶有名的小捣蛋，但在丽顺面前，还不敢嘴凶。这也許是因为丽顺教他书的缘故吧。

“说谎话，马上就开除你，你不去，我不会去吗？瞧着吧！”

“老师和我爸爸很要好！”

“你以为要好就没有事了嗎？”

“没关系。”京日说着，飞快地跑回家去了。

京日在丽顺不在家的时候，经常搞这种鬼。即使是上厕所，也要推开丽顺的房门随便撕几张练习簿子纸带走。

“京日啊！练习本上记着笔记，怎么能随便撕呢！以后不许再撕。”丽顺总是忍气吞声好好地给他讲道理。然而他并没改变这种坏习惯。京日有时竟在丽顺的教科书上用蜡笔整整齐齐画上一排男学生、女学生。丽顺的弟弟从乡下寄来的明信片，她自己还没看到，京日就拿去折成了飞机玩了。不仅如此，后来还跑去翻书桌抽屉，打开柳条箱子把丽顺好不容易买回来的橡皮膏、药棉花都拿来撕散，所以今天牙刷才会到他的手里。他尽管有着很好的皮鞋刷子，还是要用别人的牙刷来刷皮鞋，这一点，却是丽顺所想不到的。

她虽然又回到了里院，但还是难忍心里的怒火。“该死的小

鬼，念書有什么用呢！老是不及格，就是將來有出息頂多也只能到戲院裏去跑龍套……”麗順就是這樣暗暗地咒罵他，也解不了心頭之恨。“瞧吧；你要是成個人樣，太陽也會從西邊出來了……今年已經十三歲了，怎麼一天到晚這個樣？有一天離開這小鬼的家，做梦也……”麗順這樣嘖咕着，又向里屋瞪了一眼。

“唉！白白的浪費了學習時間；這樣緊張的當兒……”

她忽然醒悟過來，想走進房裏去。可是她的愁悶的心情還是沒有消除，她挾着書包準備走出去。

“坐在房裏聽見這討厭鬼的吵鬧聲，怎麼能學習呢？不如上同學秀原家去念書倒好一点……”她這樣想。

“學生，上哪兒去，晚飯都好了！”

麗順剛要走出中門，不知原由的女傭人從廚房裏走了出來，粗聲粗氣地嚷着。麗順只裝做沒聽見，自顧自地走出去。可是這樣她又覺得對不起女傭人，便又回過頭來：“秀突媽，我不吃晚飯了。”麗順也不管她聽見聽不見，輕輕地說了一聲。這刹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心里一陣難過，悄悄低下頭來，就想朝外面走。

“麗順上哪兒去啊？”一陣刺耳的喊聲追了出來。這是女主人京日娘的聲音。

“我去去就來。”

麗順好容易壓制着自己的感情，若无其事地答道。

“明天去吧。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噫……那丫頭（她的女兒京玉）在做什么？到現在還沒回家，晚上要讓他們好好地念書啊。”京日娘和顏悅色，但却是用命令的口吻說道。然而麗順不願意再進去，心想：“離開了這家就算了，”不覺更加傷感起來。她真想說一句“我走了！”可是又不能不把這話咽下去。不料京日娘却忽然生起氣來。叫道：“娘姨到學校去把這丫頭給我抓回來！”